

萬世依依藏

從《中國古代傢具藝術的巔峰——

明清傢具傑作》《彌珍粉盒：稀世貴麗傳奇》《上海式得寇風格——咆哮年代的珠寶粉盒》，到《重緣再續：兩依依傢俱的收藏故事》《出入自然：兩依藏之三個永久珍藏》，再到《窗明几淨：明清文房雅薈》《墨躍珍木：文房中的中國現代水墨》；從《苦行與奢華的交織——中國雅士與西方名媛珍品展》到《異曲同工——18世紀中法古代傢具藝術展》《菊與龍：17至19世紀中日東方藝術》及其下篇《風華絕冠·東西匯流》，再到下月登場的《耀輝百寶》，上任6年的馮家二小姐以新派理念運作以明清傢具、歐洲粉盒等藏品遐邇聞名的本地最大私人博物館的思路愈益清晰堅決、手法越發嫋熟多樣，使得盤踞在荷李活道上的「兩依藏」越來越多地開始扮演媒介的公共教育和思想激盪功能，並使香港中西融合的特色在新的時代和環境下得以進一步彰顯。

文
小施



兩依藏博物館
館長馮依凌
(小施 摄)



兩依藏正在舉行的展覽《風華絕冠·東西匯流》，探索從明末清初至近代中國及同期日本的女性服飾於性別和身份社會建構的作用

入口隱藏於散佈着大大小小古董商鋪、畫廊的荷李活道，兩依藏博物館樓高4層、總面積約2萬呎，是本港著名明清傢具藏家、投資銀行家馮耀輝前後花了兩年時間才買到手。據說耗資近11億港幣，關鍵是當時的大業主華懋集團並不輕易放售，馮先生只能見

投資提出以每股1仙收購中巴，事件震撼股壇。行事低調的他，同時也是收藏界中一位傳奇人士。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馮耀輝已在荷李活道買下第一件古董傢具，當時不少古典傢具收藏者夢寐以求的明代黃花梨南官帽椅、

步步地購入個別單位或地鋪，直至華懋主席龔如心身故，始有機會和華懋洽談買賣、一償心願。

他要在這條長不過1公里的古董街上，創辦一間本地最大的私人博物館。這位曾有香港「股壇頑童」雅號的金融界聞人，最經典一役是2002年透過禹銘

清代紫檀小炕桌等都能在這裏輕易找到，且價錢相宜。從那時起，他陸續收藏了不少珍貴的明清古傢具，總數超過400件，其中七成以上購自荷李活道。雖然他自謙，在中國古董木製傢具收藏家中，他的收藏量並非最多——據說當今擁有最多明清古董木製傢具收藏品的人，應該是Fidelity Investment的創辦人Edward Johnson II，只是他不喜公諸同好——但現在全世界的中式古董傢具可能只有1萬件左右，無任如何，馮耀輝的收藏被公認是全球數一數二的。

「頑童」也有柔情的一面。據說讓他萌生創辦博物館想法的，是有一次太太因為家裏堆了太多藏品，不時被那些價值連城的明式黃花梨傢具嗑到或跔倒，終於忍無可忍：「這裏是家，不是博物館呢！」2014年年初，馮耀輝決定開辦兩依藏博物館，「兩依」者，兩位千金依琪和依凌也。小女兒馮依凌最後出任了館長。



《風華絕冠·東西匯流》展出超過250件展品，包括民間日常使用的物品，如閨房相關的傳統中式傢具、日本髮飾和銀飾，以及中日兩國的紡織品等





馮依凌點出，該展覽旨在為研究東方傳統及現代女性對美的概念，及在西方觀念傳入後的演變提供豐富資料和深刻見解（小施 摄）

他曾解釋，在他把博物館的管理全權交給馮依凌的過程中，發現她「很有潛質，雖然不是讀藝術出身，卻能發揮創意，策劃主題，跟不同的博物館或收藏家合作，展出不同的藝術品，包括她和V&A洽談成事的銀器展。」

選址荷李活道當然別有深意。「荷李活道以前是古董集中地，現在改變很多，許多古董鋪已變成餐廳酒吧，『兩依藏』希望保留一點點這條街的特色。」馮依凌這麼解畫。

黑白二色粉飾外牆，配以充滿殖民時代色彩的百葉窗。兩依藏博物館的內部設計亦別於其他博物館，嵌上深色木椽，白色牆壁、淺色大理石以及由入口一直延伸的黑色木板，均讓博物館視覺上更具空間感。

更耀眼的當然是其藏品。兩依藏博物館有四大收藏系列，分別是上述的明清黃花梨、紫檀傢具，從世界各地拍賣蒐集回來的600多件歐洲粉盒，銀器，和近年開始的日本古董。

馮耀輝曾以三字概括他的收藏哲學：「美、珍、稀」，且只買不賣。他手中的明清傢具不少是大型的頂櫃、屏風和牀，成對

的桌子、椅子等。他的另一大愛好珠寶粉盒收藏，涵蓋了大量卡地亞(Cartier)、寶詩龍(Boucheron)和梵克雅寶(Van Cleef & Arpels)，所屬年代跨越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中葉，收藏量為全球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包括英國瑪嘉烈公主及已故巨星梅艷芳所使用過的粉盒。

讀文學出身的馮依凌，要打造的是一個既有傳統底蘊又有現代思維、既開放又能讓觀眾跟藏品對話、既是展示平台又能承擔公共教育功能的「特別的私人博物館」。位於香港的兩依藏，無疑有着成為中式古董文化與西方古董文化交流橋樑的地利之便。

接手博物館前，曾經在媒體一手一脚打拚過6年的馮依凌，開始嘗試在博物館界來說相當破格的作法：容許觀眾觸碰藏品。她甚至強調：「我們不單單是容許，更鼓勵他們去親手觸摸、甚至於坐上椅子去感受。」原因是，在她看來傢具是非常生活化的物件，對比起

把它們放在櫥窗裏，「我更希望參觀者能近距離接觸這些藏品，藉此引發他們對展品與展品背後的歷史、文化、工藝和傳統的興趣。」

在這些傢具藏品身邊長大的馮依凌，由細就經常聽父親講：「傢具是拿來用的。」她對允許參觀者觸摸藏品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創辦兩依藏最主要的目的是教育，所以我們以體驗的方法鼓勵參觀者用觸感去認識展品，「這個體驗很成功，因為參觀者在觸摸展品後會告訴朋友，達到口耳相傳的效果，



日本江戶時期的攜帶型梳妝與書寫用具及用具箱



展出的19-20世紀中國刺繡荷包，為賀祈思私人收藏

成功吸引一批新的參觀者，而推介者自己也會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參觀。」

至於有人擔心這樣做會不會損壞藏品，她認為，中國古董傢具收藏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用上黃花梨木、紫檀木等材質，極為堅固耐用。一般人覺得皮膚油脂會損傷藝術品，所以絕大部分藝術品都不讓觸摸；「但明清傢具則恰恰相反，適當觸摸實際是保養的一部份。」

進入兩依藏需付入場費200元，馮依凌解釋，這是因為想確保參觀者是真的對展品有興趣，而且這個價錢包括了一位導賞員為參觀者作私人解述，「我們也歡迎參觀者觸摸展品和拍照留念」。馮依凌認為，新型社交媒體是建立觀眾與展品間關係的有效工具，能夠把中式古董傢具與現代生活聯繫到一起。在兩依藏博物館，導賞員會建議你與展品互動，比如和展品來一張自拍發到社

交網站上，這樣的模式因為更加契合整個體驗，會以年輕人更熟悉的方式發揮連接作用。「也許因為我們積極運用各種社交媒體，接觸到世界各地更多的年輕藝術愛好者。」

她透露，在博物館創辦之前，曾預計觀眾群會比較窄，主要是50歲以上、來自本地或內地的男性。但事實上，過去幾年實際情況要樂觀得多。「30歲以下的觀眾佔了三至四成，另外有三、四成介乎40至50歲，更有約七成觀眾來自海外。明清傢具的吸引力看來比想像中更高。」

馮依凌是在香港讀完中學、前往美國西北大學取得文學學士學位後，續往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攻讀碩士學位，修讀英國文學、後殖民文學的。從小她就願意聽父親講述家中那些傢具藏品背後的故事。今天兩依藏每一次展覽、每一件展品的解說稿，都由馮依凌親自撰寫，「我希望能從不同角度給到訪者

不同的故事，這些故事便於客人理解藏品，這也是我的專業和我的工作相通之處。」馮依凌說，一件傢具最重要的，其實是故事。一件古董，有無限故事可以發掘。

目前，兩依藏大概每6個月會更換一次展覽主題。馮依凌經常到處飛，就是為了尋找靈感，根據不同主題與相關的博物館單位談合作，希望為參觀者展出更多種類的珍品。

「畢竟我們只有400多件古董傢具，不像其他大型博物館那麼多數量和款式。」她強調，展覽傳遞的其實不只是外觀對比，而是讓觀眾在被衝突的張力吸引之後，還能進一步思索背後的歷史、傳統、工藝和文化。「未來我們希望在公共藝術教育上扮演更積極角色，藉教育推廣古董傢具文化的同時，提高社會對藝術文化及背後蘊涵的文化傳統的認知和欣賞水平。兩依藏的目標是成為大

眾在全球化社會中，傳統文化及現代生活的連接點。」

今日中國：還記得第一次到荷李活道是多大嗎？

馮依凌：具體多大不記得了，但我記得是跟爸爸一起來的，反正很小很小，大概七八歲？爸爸會在每間古董店前停下來，跟店主聊很久很久，說實話我是覺得有點無聊的，也插不上嘴。現在還想得起來的是，每家店的人都很客氣，給我們泡茶，但我對喝茶沒什麼興趣。

今日中國：那個年代的荷李活道跟今天差別大嗎？

馮依凌：有些變了有些沒變。因為很多古董商把自己的店傳給了下一代，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很有年頭的古董店今天還在這條街上，同時這條街現在變得有些旅遊景點化，

多了不少咖啡店、餐廳，還有一些當代藝術的畫廊。

今日中國：小時候經常跟爸爸來這裏玩耍，五六年前突然回到這裏開始出任兩依藏博物館館長，會不會有一種夢幻感？想到過多少年後自己會在這裏經營一家私人博物館嗎？

馮依凌：一方面有一種很熟悉、很親切、很舒服的感覺，有點像回「家」；另一方面也有一種責任感，因為荷李活道這條街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傳承意味。

今日中國：您父親從上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收藏文物，兩依藏2014年才開業，這之間他的那些寶貝會不會放得家裏到處都是？您從小在家中接觸的藏品中，印象特別深的是什麼？

馮依凌：印象比較深刻的應該是牀。其



兩依藏藏品，19-20世紀的日本髮梳

它傢具（藏品），像小櫈子小椅子，因為體積比較小很容易湮沒在現代的家居中，但牀太大件了，不容易忽略。那時候我對那張（明式）大牀非常好奇，甚至覺得激發了自己的想像力，因為老是會情不自禁地去想，有哪些人曾經用過這張牀呢……

今日中國：問過爸爸為什麼要收藏這些物件嗎？



馮依凌喜歡在生活中體味古董傢具的韻味（小施 摄）



馮依凌通過展覽邀請觀眾加入關於女性身份和社會地位演變的對話（小施 攝）

馮依凌：爸爸開始收藏有幾個原因，一方面他在經營之前其實學的是工程學，本身對這些物件怎麼組合在一起、怎麼運作非常感興趣。中國傢具是非常自然環保的，不用釘子不用膠水，僅僅依靠榫卯結構就組合在一起了，父親對這一點非常感興趣然後開始慢慢研究。另一方面，父親很喜歡那些裝飾性功能性兼具的藝術或工藝品，而非純藝術，就是那些物件本身是有用途的，有用途之外

又很有意思、做得很美，還能夠保存很久。

今日中國：父親的收藏準則對您定下的博物館運營關鍵詞「設計、工藝、傳統」有影響嗎？

馮依凌：他在收集藏品的時候就比較關注藏品的真實性、它的價值、美觀以及稀有程度，這個很自然地會跟博物館的價值觀即「設計、工藝、傳統文化」聯繫在一起。

下一個展覽是關於鑲嵌工藝的，我們就在日本藏品、中國藏品甚至俄羅斯藏品中找到共同的聯繫，所以不管什麼類型的藏品，他們背後其實都有一條線索可以串聯起來。

兩依藏的主要策展理念，就是在來自不同文化不同時期不同材料、乍看之下差異很大的藏品中，找到共同點，以講故事的方式把這些共同點展現給觀眾，同時希望觀眾在博物館提供的展示平台上，自己也能從藏品間的相互關係中找到背後那條線。

今日中國：有問過父親為什麼他的藏品收集方向看起來這麼南轅北轍？除中國古典傢具及西方珠寶粉盒外，博物館多樣化的館藏還同時包括了歐洲銀器及日本工藝精品。

馮依凌：雖然這四種藏品的收藏方向看來非常不同，但背後有同樣的收藏原則，像是功能性和觀賞性兼具，而且細看不同藏品背後的工藝、故事都是有聯繫的，比方說珠寶粉盒，很多不同元素放在一件小小的粉盒中，這跟中國傢具通過榫卯結構將不同木材融合在一起異曲同工，包括我們即將推出的

今日中國：您跟姐姐依琪其實是在同樣的環境長大，爸爸怎麼發現您對博物館運營會比較有興趣？

馮依凌：可能我從小就喜歡講故事，喜歡探究藏品背後的故事，加上喜歡文學，就會更多地去挖掘那些藏品的故事性，想講給人聽，相比之下姐姐的邏輯性 stronger，比較理性一些。

今日中國：這解釋了您為什麼會選擇文



學作為專業，那為什麼會選擇芝加哥的西北大學這所香港人似乎並不熱衷的學校？

馮依凌：其實父親就是在西北大學畢業的，可能有家族傳承的因素吧，加上我本身很喜歡芝加哥，她有很深厚的建築、藝術、文化背景，也許她（在香港）不像加州、紐約那樣受歡迎，但這正是吸引我的原因之一。

今日中國：畢業後您選擇媒體作為職業，幾年之後為什麼選擇離開？

馮依凌：畢業後我在HK Magazine做lifestyle記者，那幾年我非常喜歡、也很享受那份工作。不過後來因為雜誌社要晉升我擔任管理工作，這樣一來要管很多人、做很多事務性工作，我還是喜歡寫作，覺得有必要嘗試新的職業方向，正好父親要辦私人博物館，就來了這裏。

今日中國：一位專業人士擔任館長跟您

做館長會有什麼不同？

馮依凌：最初父親找我來做這個工作，覺得有挑戰的同時也有很大的責任。我沒有受過傳統的博物館教育，也不是傳統的博物館系統出身，可以用一些不一樣的方式、視角來看待博物館，這樣跟傳統博物館或者政府博物館的做法就完全不同。我覺得在博物館的運營中嘗試一些新東西，嘗試一些非常自由、反常規反傳統的做法來經營博物館，是非常有意思的。

今日中國：可以舉個例子說明您嘗試了哪些反常規的作法嗎？

馮依凌：兩依藏博物館跟香港別的博物館最大的不同，是這裏鼓勵參觀者接觸藏品。開館之初我就提出這個想法，但我父親當時不是很確定（是否同意我這麼做），包括父親的一些朋友也會擔心，會不會對藏品有所損壞，或者就是不太放心，（因為那些都是他的「寶貝」）。



兩依藏所藏之19世紀中國紫檀折疊鏡箱

今日中國：藏品可以觸摸的博物館運營理念，是受父親從小就掛在嘴邊的「傢具是拿來用的」觀念影響大些，還是長大後負笈海外、在歐美多地觀賞博物館美術館的經歷帶來的影響大？

馮依凌：當然是從小在家裏跟藏品接觸受到的影響大。因為從小跟這些傢具一起長大，就要學習怎麼跟它們一起生活，在一個共同的環境和空間中怎麼樣去照顧這些珍貴的傢具。相比之下，歐洲其實也沒有很多博

20世紀初的宴會小手袋，象牙製小圓章、絲質袋身配以精細刺繡和金屬扣，典雅瑰麗，出自日本工匠之手





印籠形化妝盒
約1915年
象牙
兩依藏藏品

物館或美術館會有這樣的「冒險」政策，允許參觀者去接觸藏品。

今日中國：把傢具開放給觀眾之後，接下來的挑戰，是不是如何讓1000件館藏藏品在今天的時代向觀眾展現魅力？

馮依凌：任何一個博物館的館藏總是有限的，需要不停地輪換，我會和策展團隊討論，以不同主題串連其中一部分藏品，並且把藏品和當下聯繫起來，以目前正在進行的展覽為例，這個展覽是以女性為主的，那您就要結合當下全世界都在關注的me too運動

或是女權運動的趨勢，以及大家關注的女性問題，這就是把藏品跟當下生活聯繫、雜糅在一起的一個例子。

今日中國：談談您的文學專業背景。芝加哥西北大學四年，畢業後繼續去倫敦讀英國文學和後殖民文學，能否理解您其實酷愛文學，渴望進入這個領域？

馮依凌：也可以這麼理解。

今日中國：那您會對香港文學或其他華人文學有所關注嗎？

馮依凌：小時候讀過亦舒，但因為從小學開始接受的就是偏英美文學的教育系統，所以接觸英國文學遠比華文創作多，中文方面會讀一些傳統的文學經典，比較偏當代的作品接觸得少一些，這也是現在我努力的方向之一。

今日中國：在向觀眾提供不同想像圖景的過程中，您的文學專業背景能否提供一些幫助？

馮依凌：兩依藏跟別的博物館非常不同的一點是，所有參觀者都有導賞團，可能是一對一，可能是一對幾，由導賞員給一個非常小的團隊做介紹，重點是講故事，講藏品背後的故事、講背景，這跟我的文學背景當然有密切關係，深刻的文學背景幫助我了解怎麼讓故事吸引人，哪些故事會比較吸引人、讓人學到東西，這樣我們可以建立起非常有效、有感染力、讓人印象深刻的導賞體系，將展覽內容或藏品故事分享給每個觀眾。每個導賞團基本上都是1小時左右，我不希望每個導賞團、每個導賞員都在不停重複地講述每件藏品的故事，文學背景對如何處理故事的起承轉合有很大幫助。

今日中國：您希望兩依藏給參觀者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印象？

馮依凌：最希望別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觀眾能夠學到一些新的東西，無論是關於某些藏品新的知識，還是感知到自己觀看世界的方式、視角有一些新的轉變或者說新的領會。

馮依凌不時將館藏藏品以不同主題的展覽輪流展出，向公眾介紹中國古董傢具文化的多面性，並展示古董傢具細膩精緻的工藝傳統（小施 摄）





兩依藏與清華美院合作，正式成為清華美院博士生駐香港社會實踐基地

今日中國：開館的第一個展爸爸來看了嗎？有何評價？

馮依凌：他來看了，看了之後他覺得還是很厲害的。開館展是一個大型的展覽，從所有藏品中根據年代、重要性等元素精選出藏品來做展示。當然父親他會覺得每件藏品都是寶貝，希望每件藏品都能展示給觀眾，但站在博物館的立場，我們希望有一個策展的角度，對觀眾來說這才是最有價值的。5年之後的今天，父親的理念跟我的理念開始漸漸地靠近了。

今日中國：5年之後，您對藏品的感情跟父親相比是否也靠近了？

馮依凌：我跟爸爸的出發點還是會有些不一樣。父親畢竟是一個藏家，收藏的時候會以自己的喜愛程度作為考量，我更多的是從博物館長的角度，將博物館的藏品作為一個系統來看。需要什麼藏品，缺少什麼藏品，怎麼樣去收藏才能讓博物館的藏品更大更重要，這兩個視角還是非常不一樣的。

今日中國：在展覽的策劃上，未來會有一些更大膽的想法嗎？

馮依凌：根據以往展覽觀眾的反饋看，最受歡迎的還是比較型的展覽，比如我們曾經舉辦的中法傢具的對比；這次的中國文化跟日本文化的對比，都非常受歡迎，以後在這方面會繼續推進。至於會不會有更大膽的展覽，視乎怎麼去定義「大膽」，有風險的展覽對我來說，意味着觀眾對這樣的展覽的主題和背景可能還沒有做好接受的準備。



位於荷李活道上的兩依藏博物館

今日中國：能否介紹一下兩依藏未來的運營方向？

馮依凌：關於博物館的未來運營有兩個方向，一是繼續舉辦挑戰人們觀賞思維的展覽，另外一個我們會更多地把精力投放在關注教育和研究領域，特別是在研究方面，博物館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2019年夏天，兩依藏跟清華大學有一個合作項目，我們邀請清華大學的兩位研究生在博物館做一個月駐館研究，他們可以接觸所有館藏，然後挑選感興趣的話題進行深入研究。希望未來這個計劃能夠擴展到更多感興趣的大學和專業機構，不僅僅是關於明清傢具收藏的研究，而更多的是關於中國文化、中國藝術領域的。

今日中國：5年多的館長經歷之後，兩依藏今天對您來說意味着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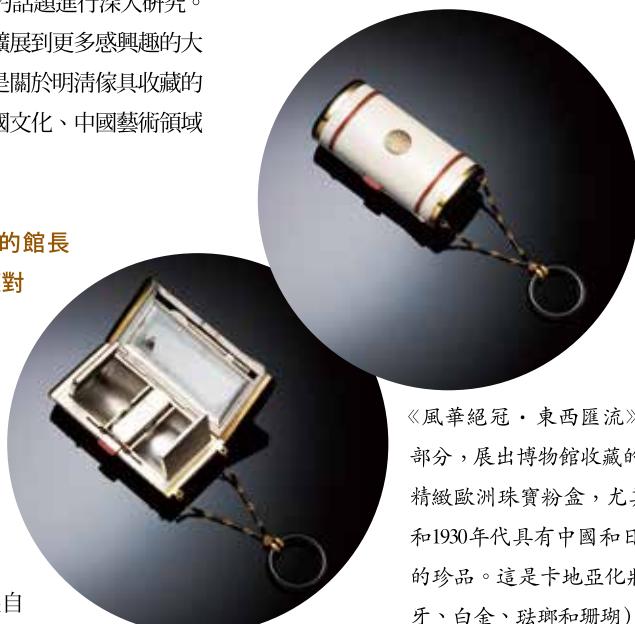
馮依凌：對我來說，博物館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很自然地成為了生活的延伸，而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我很喜歡旅行，現在一到國外我就會很自

然地想去看博物館美術館，無論大小無論什麼藏品，我會留意他們是怎麼展出的，可以怎麼樣幫到兩依藏……博物館已經很自然地成為我生活中的一個存在。

今日中國：有朝一日，您還會重拾文學夢嗎？

馮依凌：很難說。

【本文未署名圖片由兩依藏博物館提供】



《風華絕冠·東西匯流》的最後部分，展出博物館收藏的一系列精緻歐洲珠寶粉盒，尤其是1920和1930年代具有中國和日本風格的珍品。這是卡地亞化妝盒（象牙、白金、琺瑯和珊瑚）